

九

一

八

報週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 零售 每份三分
 全年 一元五角
 半年 八角
 郵費 每份一分
 編者 九一八週報社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印刷處 前外環瑞慶東口
 北平萃斌閣軍學書局
 電話 局五三一五

短評 (一) 廢止內戰運動的別解

個人自動的救國運動

(鴻)

自來中國的內戰和外侮每成一種因果循環的關係。及今外

侮高壓，莫可抵抗，長此不救，國將不國，於是應時而生的「廢止內戰運動」

最近乃似有普遍化的傾向。不過就理論

上講，廢止內戰固然是抵抗外侮的一種

「釜底抽薪」辦法，但就過去事例去看

，恐又將再蹈「應時點綴」的空洞宣傳

無補實際。所以在根本上對於這種時髦

性的運動，確有先認清題目的必要。

最要認清題目的，就是廢止內戰運動的對象是誰？止是軍

閥嗎？且軍閥和非軍閥又是怎樣個區別？一般時賢之論，不

是說：「這是人人心中所固有者」，就是說：「果使人人加

入，效力自可立見」。所謂「人人」是否有軍閥在內？他們

心中是否固有？他們表面能否加入？把這些疑問解答了，恐

怕效力仍然不能立見——或是終不能見呢！

我決不願替軍閥張目，也決不願向高唱廢戰運動者隨聲附

和。我所要首先打破的疑團，就是究竟中國今日維是「好戰

者」？誰是「非好戰者」？主張內戰者

是誰？主張廢止內戰者又是誰？直接參

加內戰者是誰？間接參加內戰者又是誰

？想來想去，祇能也說是「人人」而已

，實在是不能分解清楚吧！既然是主張

廢止內戰者是「人人」，他的對象也是

「人人」，像這般的「假睛子」，做來

是給誰看！使廢止內戰運動而真是這樣

，則除了「應時點綴」的空洞宣傳外，又有什麼意義？

實在說，凡是一種運動，首貴自動。自動有兩義，一是向

自己動，一是自己主動。有了這種自動的基礎，才配去講運

動，運動才能有效，現在廢止內戰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

本期要目	
短評二則	記者
九一八後東北民族之演變與歸宿	曲俠
暴日併吞東北與遠東戰雲(四續)	天飛
東三省之將來(中)	天飛
春潮(二續)	劉水

南京圖書總發行

。所以我對於這種運動的詮釋，是要認爲基於真正覺悟的自動的廢止內戰運動，不是希望空口呼號的被動的廢止內戰運動。爽快說：就是要把這種運動，變作「個人自動的救國運動」。這種運動的初步；是個人，不是羣體；是自己，不是他人。這種運動的普遍；是逐漸的，不是烏合的；是合作的，不是有對象的。

廢止內戰的思想，真是「大人」心目中所有的嗎？請先從「人人」的個人，自動作起！人人能自動，則不必響應加入；自然就會有效！

(二) 醜劇表演結果

如此！ (子)

——還不澈底覺悟嗎？——

倭奴漢奸合串的東北醜劇，開幕已竟好久。據最近傳來消息，雙方的各懷心事，毫無信念，已竟暴露無遺。相互猜疑，各謀應付，在事實上已是要另演一種倭奴「獨腳戲」的局面了！

以往合串的醜劇裏面，在倭人固然早認爲是一種「過渡的」和「欺騙的」把戲；被倭人利用的漢奸，固然也只能認爲他是一種機械式的傀儡，不能看做有作用的對手方。但是，詳察他們兩造結

合的起頭，不能不說他們沒有相互利用的本意。在倭人心理，彼時固以爲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官，是容易利用，而且是可以長久利用，只要利誘威脅，即可使之喪失了他的民族性，改變了他的國家觀念。所以起初雖然是含着一種使用傀儡的惡念，但是未曾沒有信賴依重的善意。同時，一班漢奸的心理，在他們利己主義之下，也含着一種機會主義，所以不計甘爲漢奸傀儡之名，冀收利益均霑之效，對於倭人自然也要有相當信賴的意念，認爲有可利用的機運。此中事理：只要把「偽國」製造的前因後果，認識清楚，就可發現許多例證出來，這裡不必贅語。

經過幾個月試驗的結果，他們所得到的經驗，可以說全是個失望。一班漢奸們欲求爲傀儡而不可得，目前既談不到什麼利己的代價，將來更不見得有什麼機會的希望，利慾念消，良心易復，縱不能從事積極的救國行動，而亦絕不甘願無味的賣身事戎了。

倭人對於漢奸也覺得不盡可靠了，也居然明白中國究竟是中國人，中國官的天良也不是都能喪盡，深深覺悟以前看做容易利用而且可以長久利用的念頭是錯了。於是，經過驅使，監視，排斥的

過程，遂就拿出真面目來去演「獨腳戲」的局面了！

東北最大的犧牲，目前居然也能有一點代價，就是漢奸倭奴相互間的「認識」。在這種「認識」中，是有兩種教訓的涵義：一是証明了欺妄利用手段的使用，是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一是顯示着中國民族性是不易消滅而且是不能消滅。這兩種教訓不應當提醒了利令智昏的中國漢奸嗎？不應當覺悟了強梁跋扈的倭奴嗎？

倭奴是覺悟了，不利用中國漢奸了，乃轉而利用鮮人，自俄，和中國種的「準倭人」一子，這可以說是倭奴覺悟後的一種新趨勢，新策略。雖然，這仍然是利用而且仍然是相互利用，鮮人可靠嗎？自俄可靠嗎？就是中國種的「準倭人」也不盡可靠吧！倭奴真是覺悟了嗎？宇宙間事，惟兩利乃能并存，惟誠信乃能合作，所謂共存共榮的道理，推之全人類而皆可通，原可以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況且中日兩國的同文同種關係，況且東北和日本有地理上接近的關係，可并存亦可合作，不過總要本着兩利的原則，遵着誠信的途徑然後可，不然，結果總是「枉費心機」罷了！倭奴！還不澈底覺悟嗎？

九一八後東北民衆心理之演變與其前途之歸宿

仙俠

一、東北民衆心理演變的原動力

有說人：日本帝國主義者進佔東北後，必用一種懷柔政策，欺愚民衆，一般被統治，被宰割的民衆，於不知不覺中陷於極貧困極悲慘的境地。到了那般時候，一般無識無知的民衆，雖然全般的醒來，但已無力去作反抗的運動了！

這種話聽來很像很合理，可是仔細研究一下，便知道這是一種極不澈底的觀察者，是一種形式論者的觀察。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現在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的所規定，這世界列強帝國主義間的經濟矛盾法則，已走到毫不可解的衝突交點了，尖銳化的世界經濟體系的進展，已不能再有任何改良方法去緩和下去，必要的，惟一的方法，即是帝國主義間要拚個你死我活，鞭策一般民衆，跳到戰場上去流血！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很久以前，已經看到這種必然的結果，所以環顧它自己的內部，與它內部與外部的重大關係，便要行使先下手為強的手段，大無畏的幹起來了。在它先下手為強的手段進行中，我們惟一相信的，不是懷柔的手段，而是積極的，強暴的，在壓迫民衆，榨取民衆了！

但是，又有一般樂觀的人們說：這次東北民衆經過這樣桑田滄海的變化以後，便自然而然的要走到天國裏去工作了！這是一種靜觀的理論者。它們觀察方法，是根據着資產階級征服了殖民地，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國家，佔奪了新的市場；……後，便把那種種的經濟征服，和軍事的政治的征服的地方，一般落後的民族，全然同化了，改造了。——即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所規定了的關係，要使落後的封建社會的經

濟體系，被提高到資本主義剝削下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它們根據這種法則，便很有希望的去看見日本帝國主義者，把那陰慘的東北民衆，漸漸的無產階級化了。這種觀察法，是不懂問題的本身真意義，是完全江湖上測字派的觀察法，是極端的機械論者，是忽畧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此次是如何的毫無忌憚窮凶極惡的幹下去的意義。

我們現在要用歸納方法，將上面兩個謬誤的觀點，合攏去批判一下，然後才能澈底了解從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民衆的心理及其前途之歸宿。

第一：我們從理論上去把握事象，我們已看穿了世界第二次大屠殺。因為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進展法則，已矛盾到了極點，所以在不久的將來，翻天覆地，大撕殺的總動員令，就要頒行了，大屠殺場，無疑義的，便是列強帝國主義間經濟利益極重大化的矛盾的衝突點；——就是風湧雲乍的太平洋上。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為要俟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們！把軍事計劃完成起來時，恐怕是弱不敵強了，所以它便先下手來，這是一種。再者，它乘着列強帝國主義的極端經濟利益衝突中間，而又未能立時行使撕殺的手段時，它便要早早佔據一地大物博的一種原料的策源地，和有利於軍事行動的地方。——在佔據以後，便可於最短期間，照着預定計劃去建設，極力促使其發展，所以它便積極的行動起來了。

然而，在理論上，我們要注意一點事實，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很久以前，所發出人口過剩的呼聲，由這種呼聲，我

們便能知道它們實踐的手段，必要的，堅決的，是在實行着移民政策。——將朝鮮人移殖於東北，日本人移殖於朝鮮，中國的東北一般民衆，要被驅逐移殖於傍的處，所去作開墾的工作。但是，又必要積極去進行，以促成其在最短期間，達到所欲實現之目的。

第二；我們從事實上把握對象，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日本拓務省的移民令，其移民方法，是集團的，不是零散的。

——如使彼人民之一村落，移來佔據我人民之一村落等等。——由此類推，便可以了。再如假託由偽國頒令，將於最近的將來，驅逐不能生產者於偽國境之外，三十五歲以下，十八歲以上，統入一種習藝工廠。至於能生產者，而非無職業的人民，將移至興安省，——即興安區偽國改爲省——去實行墾植工作。即此一端亦可見其積極進展的意向，并不如一般閉門造車的人們那樣所想的了！

但是，在這種方法的進行，不能不說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用種種毒惡手段。在未用武力佔據東北之先，已經勾結沿滿鐵線附近的各種各樣的流氓無產階級，在它的勢力保護下，組成爲大批的土匪，供給槍械子彈，去實行破壞東北農村，每當青紗帳起，橫行無忌；一旦有鄉團警丁實行驅逐，彼輩便逃到車站隱藏，俟有機會，再出擾亂。這種陰謀侵害，已非一日，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那些流氓無產階級的羣衆，便完全的撒放出來，一齊打入鄉村，或攻陷城鎮——有人說那是義勇軍，這個道理留在後面再較詳的去說明——這種平素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保護訓練之下的屠殺者，把東北簡直的便造成了白色的恐怖世界了！——關於這點，我曾看有幾種造謠的刊物上說，那是赤色的恐怖，未免大誇張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運用這種種的惡毒的手段，就預備達到

移民政策，驅逐東北民衆出境，然後編成大批殖民地的人民作戰的軍隊，好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據地，使根深實固起來。

從上面的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看來，我們便可確切的去探討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民衆的心理及其前途之歸宿。

一一、東北民衆各個集團心理的分析

當九一八的事變發生時，一般的東北人民的心理，以爲絕對保證着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敢窮凶極惡的來壓榨百姓，因爲知道它善用誘惑的政策。但是，全都担心的，是知道這是時間的問題，而終不免有受到塗炭的那一天；不過，總以爲火不燒到頭上時，都被極深的情性支配着，苟延着生活下去；可是，一般的事實，正多不如人意的很多呢！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窮凶極惡的慘酷手段，不論人民心理的如何消極，它便積極的毒棘起來。第一著：它便利用了平時收買已經被訓練得殺人，放火，姦淫，……成熟的流氓無產階級羣衆，都一發放出滿鐵沿線，直捕向鄉村城鎮去了。這極可怕的破壞勢力，不久便傳染遍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的主要地域，一時土匪的浪潮，就普遍化了起來。但不久以後土匪的幫羣，也就有因爲民族意識的關係，改變了它們從前的目的，順便脫了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皮毛，而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警察開槍了！

但是，在土匪流氓的集團，向鄉村城鎮實行其燒殺姦淫掠奪的手段之時，一般受辱或將要受着禍患的民衆們，便不得不爲自己的生命與私有財產的關係，共同團結起來，一致的去對抗土匪流氓。民衆的團結組織起來了，而土匪流氓集團的普遍化，已經達到頂點，於是集團裏的分子，便雜亂起來。雖然它們的主力統率者，還是土匪流氓們，然而它們的意

識，不能不因為集團中間的成分雜化，而起了一種意識上的變化，——這種變化了的意識，便是一種沒有明白表出的，潛在的民族意識。到了這時候老百姓的勢力，便超過了土匪集團。

那聰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把風頭轉變了，極力幫助民團去攻打土匪流氓，於是土匪流氓的集團，不久便開始的屈服於日帝國主義的武力之下，作了日帝國主義者的武力侵略的助手。

那極聰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它在很久的從前，便看穿了這個意義，於是，便運用它們的鐵腕政策，——使一種所謂民族間階級的戰鬥的方法，使你自民族間起了互相殘殺的作用，它們去坐收漁人之利。果然的，可憐的我們！便中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毒惡的策劃，把我們東北內部的民衆武力，都完全的繳械了！——這種毒惡的蛇蝎的手段，竟使我們東北全部，成爲極端的貧窮化了！這是日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必然的一種手段。

我們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手段上，便可以看出各個集團心理的演變：是因為集團間的物質利害的衝突，又因為中國的民族意識，是極端幼稚的，更可證實了中國人民的目光迷茫與近視，所以竟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的不亦樂乎！現在畧爲分析如下：

A、——土匪流氓集團的心理現象：

這一羣的東西，它們所看到的是金錢，貨帛，婦女，至於什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那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一旦遇到了金錢，貨帛，婦女，便立刻的把偶然的良心作用，又拋到九天雲外去了。它們是沒有國際的，良族的，種族的意識，撞倒它們的目的物，不論你是中國的，日本的，或是本鄉的

，或是外鄉的，它們一概用惟一的手段去達到它們的目的。它們的愉快事，就是它們目的物之獲得，只要力之所能，便敢去作。

日本帝國主義者很銳敏的看穿了它們的心理，所以才向它們去利用；知道它們是銅臭的味氣太深，便以金錢誘之，使它們作爲攻破農村城鎮的先鋒，以滅殺人民抗日的力量。

B、——農村無產者集團的心理現象：

農村間無產者集團的意識，並不是土匪流氓集團間的意義，它們是有它們的物質環境，作爲它們間的意識，規定它們是以勞力的獲得，爲它們間根本的意識，但是它們間的意識作用，是有條件的，傾向着土匪流氓的集團，但又時常有反對的傾向。

這個現象，我們怎樣去探討呢？我們應該曉得農村的無產集團的團員們，它們是習於用勞力去換得金錢的，它們常常又有妻兒子女的，——在這兩點上，它們是反對土匪流氓的，因爲土匪流氓的集團，是要不勞而獲，去用暴力掠奪金錢。在這農村無產集團的眼內看來，很是一種不愉快的現象；再從另一方面看去，土匪流氓的破壞工作，是使它們走到失業的地方去的，因爲它們所依賴的僱主們的經濟被顛仆了。從第二點看來，它們自身，都很担心的被土匪流氓劫掠走去，給他們驅使，因爲有這種種的關係，它們是站在反土匪流氓立場。

但是，它們間的意識。常有條件的傾向於土匪流氓集團，是因為它們沒有土匪地的觀念，一旦它們僱主的經濟破產，它們又常常的依靠土匪流氓，去求生活。——但是這大半是因爲沒有室家之累。或者在民團隊伍裏，它們無條件的，它們也要負擔一種民團隊伍裏的工作上之服役。它們時常感

覺到它們沒有土地，沒有資本，不應當擔當如此種的服役似的，在這一點上，也是常發生對於土匪流氓傾向的意識。

它們因為上述的關係，它們間的隊伍便分散了，有的又被僱主們派到民團隊伍裏去，有的便隨着土匪流氓去混。

C、——有產的農民和城市資產集團的心理現象：

我們在沒有事變的時候，看不出有產的農民大眾與城市的資產集團間的心理現象，可是現在的時候，便發現了它們間的物質關係，作為它們的背景了。

從九一八後，很能看出農民有產集團與城市的資產集團間的心理現象，可以找出它們間的一個共通點來。至於它們間內部的紛歧點，那是沒有多大力量阻害它們共通點的聯合進展。

城鎮內部的居民，凡是有財產的人，大多數是不勞動的，這種現象的造成，是原因於城市的資產集團，率多由農村移居到城市來的；亦有在城市經營業務的，或仕宦的人們，把他們所賺來的金錢，也多半放在田地上面，因為它們利害的和農民有產集團是共通的。它們間的共通心理的表現，一定有一種行動上的共通的，對於敵人，是要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它們惟一的共通心理，是對於土匪流氓集團，立在敵對的戰綫上，大有滅此朝食之概。於是為保全自己私有財產計，要共同去組織大批民團。說來，都很驚人的；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緊接着就是土匪流氓大幹起來了，但是在很多的縣分裏，竟在土匪流氓圍不到一月之間，如以縣為單位的話，一縣境內，足有七八千民團之多，甚至遠超過萬數。

由以上的事實看來，我們便知道了農民因為環境的關係，即因為它自身的物質環境，把它規定的成了一種被動性，所以它們的行動，足以表現出它們的意識，是極怠惰的意

識，不到利害關係打在頭上的時候，它們永久是不知敵抗的。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的時候，農民們還不知道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來的瘋狂的侵力加以敵抗，俟土匪流氓集團已經侵入鄉鎮的時候，它們還是眼看着警兵與保衛團，盼望它們打勝土匪。一旦它們看見了警保沒有能力，或因某種原因，惹得土匪之勢日大的時候，它們才漸漸的結合起來。可是，當這個時候，民團對土匪相互鬥爭的時候，是很少聯合的，總是各自為戰，到了土匪流氓的擾攘，還是無法應付，所以它們間的主力者，——城市資產集團，因為商業的經濟的種種關係，便把當時假仁假義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隊拉出來了，幫助着去掃蕩土匪流氓的集團。——這一來正入就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了。

但是，那一般所有產的農民集團與城市的資產集團間，它們是不曉得假仁假義的日本帝國主義嗎？它們真的便認定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幫助它們的嗎？它們不會曉得將來的危險嗎？——是的，它們不但曉得，它們還時時刻刻的恐怖着，擔憂着，知道將來的大禍，甚過洪水橫決的；但是它們，為它們的目的的私有財產的關係，便不得不求助日本帝國主義者予以極大的幫助。

以上根據事變後，東北一般民衆的行動，分成了三個集團的心理，這種不統一而相對立的心理之表現，實在是民族的自相殘殺。但是純係出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賄收與利用，使整個民族，頓陷於自殺的狀態裏。也因為那大批的土匪流氓，無恥已極，非人性的甘心借助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其後台以殘殺自己的民族，破壞自己的民族生活，攻斷了民族內部團結的路線！

在這中間，苦了農村無產集團了，不是幫着土匪流氓，便

作了民團的僱傭兵士，甚且有甘盡義務於民團者！

三、東北民衆歸宿的三條道路

自從東北事變後的大批土匪流氓潮，激起了民團間凶湧濤的時候，當地的土匪流氓，已經漸漸的轉變為義勇軍的隊伍了。但是因為什麼那殺人放火自殘骨肉的土匪流氓集團，也能轉變呢？是它們良心的作用嗎？不是的，它們轉變具有兩個原因，我們確不可忽視的。

在具有尖銳眼光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着被它們所征服的地域，關於一切農村城鎮，被破壞得不在少數，當地的民兵，也都自動的團集起來了，土匪流氓集團的破壞力量，再也不能向前一步，去作它們給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作的破壞工作了。這時候民團的大衆，更恨土匪流氓痛入骨髓，欲寢其皮，而食其肉，所以才形成了兩個大集團的極端的對立。但是，土匪流氓集團，因為器械子彈缺乏，隊伍烏合，人數零散等原因，當然是敵不住器械子彈充實，隊伍整齊，爲保全自己的私有財產家族，拚死拚活，而又人數倍於土匪流氓之民團大衆。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把陰慘的鐵腕，翻轉來對着先前所養的，現在是力疲筋乏的土匪流氓集團打下來了。它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翻轉後的手段，去實行與民團去聯絡，不惜去掃除土匪流氓羣。

第二個能使土匪流氓反正的原因，是因爲東北內部一般智識分子，也漸多加入土匪流氓的集團裏面，向匪羣大衆陳述利害，切實宣傳，……於是，土匪流氓大衆，正在徘徊歧途的時候，就不能不急速的反正，去切確實行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

可是，我們整個民衆力量，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分割的太慘

了！此時已竟不是整個的民衆力量，去作抗日運動，而是分散的，不合作的抗日運動了！民團大衆常常站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幫助之下，便又實行很淒慘的民衆自殺起來了！一旦土匪流氓的力量，被日人軍隊幫助民團壓迫下的過程內，那巧妙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恐怕土匪流氓的勢力，完全被打倒下去，則民團的大衆又要一致的聯絡起來，對抗起來，——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去進攻了，——於是，又用招降的手段，將土匪流氓，用武力去收服的很多，編成了什麼守備隊，什麼中隊等。編成後，便使它們鎮守鄉村城鎮，可是這麼一來，使民團要日夜担心中，所謂狼子野心的降隊，自己把守自己的地域，不敢有規模聯絡，去作抗日運動了！

那奸巧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看見自己的手段已經作好，民衆力量已經被分散，它便把假面撕破，去實行壓迫民衆，榨取民衆了。現在及現在的過去，民衆因爲受不了它的壓迫力量，起來與當地的土匪流氓携手，去作武力抗日運動。但是已經非整個的，是零散的小集團，去和完整的大隊精良的器械的暴日去撕殺，當然就要失敗了。

由上述的事實證明，何可以知道，現在東北民衆的出路，已竟是很少了！不過分析來說，當有下列的三條道路：

A、——死的道路——這條道路，現在正在東北各處表演，在過去數月來的東北，已竟變成『人間地獄』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了軍事活動外，現正強行收買——實在就是強佔——土地，勵行移民，務要早日把整個的東北，變成亡韓第二。試隨時根據新聞所載，無一不是註明這條死的道路正擺在我們東北民衆之前！

B、——半死不活的道路——即藉着國際間的援助，日軍可以撤兵，中國政府將東北收回來。這個道路走得通走不通

呢——那我們必須要抓住客觀的條件，與主觀的準備如何而定；即是我們常常看到的國際間的在東北地域上之利害關係的大小，與國際間的衝突矛盾的情形如何，這是我們所謂的抓住了客觀的條件。主觀的準備是什麼呢？即我們政府對東北究竟有收回的能力沒有？

自然地，現在的政府，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處處都不足與日本相抗，當然沒有收回東北的實力與決心，因此才有上海的停戰協定，因此對東北事件才始終信任國聯。

那麼國際間能否挽回東北一切權利，原封原樣的交換給我們，因為關於此點，我在前頭也曾說過，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看穿了這種世界，曉得國際間的二次大戰是要爆發的，現在各國還要制止其爆炸力的火燃發生，恐怖極了那因為爆發起來所受到的鉅的損害；而日本呢？不惜早早的一戰，因為趁早開殺越於它們自身有利益的。所以國際上，便在可能的，相對的範圍內，要處處讓步，要給日本一些多的利益，以緩和和其軍事的進展。所以要想借助國際關係，使東北失地恢復

暴日併吞東北與遠東戰爭（四續）

飛天

日俄戰爭之觀測 日俄雙方備戰，事實上已給吾人以充分之證明。然而究竟能否實現，抑何時能實現，此誠舉世注意之問題也。茲集各方之消息與批判而論定之。

（一）日方之觀測：日本朝野對於蘇俄之態度，非常注意，大約認為蘇俄，此時決不能因中日事件，而取干涉態度。

原有的狀態，勢比登天還難呢！

所以我們即使在近一二月內，能把東北的空筒政治機關收回，而收回後的東北，已經不是九一八以前的完整的東北了。即是說：廣大的東北民衆仍然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不過是換個形式罷了！

C、——活的道路——這條道路是現在東北民衆尤其下層民衆所馨香慶祝的一條道路。即民衆自動組織起來，積極實行民族革命的鬥爭，武裝推翻日帝國主義及滿洲國的統治。我們知道，現在的東北民衆，無論流氓集團或者是農民羣衆的集團，都已經看穿了日本的假面具，而共同的走向反抗的道路。現在，聽說反滿洲國的軍隊有四十萬人，這實是日本的一大威脅。

況且，日本帝國主義者近來一批的集團移民，并武力強佔農民的士地，更使東三省三千萬民衆感覺到生活壓迫末日的來臨，而不得不從事於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我們要努力促進第三前途之實現。

（完）

蓋謂蘇俄此時始出於干涉態度，必捲入中日戰爭漩渦，結果反給彼以口實，而自招失敗也。日本朝野一般之觀測都趨在此在一點，故對於併吞東北為所欲為，雖有損失蘇俄利權之處，彼亦無所顧忌，私衷認為蘇俄總不能於彼何也。日本法學士西正昭最近發表「蘇俄援助中國乎？」論文，詳述蘇俄採取和平政

策之由來，及對於中日事件所以採取中立態度之緣因，可為代表日本朝野對俄觀查一般之心理。節錄於左：
一國之外交政策，原則上受內政所左右。蘇俄革命以來，其外交政策，悉隨內政而變更。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勃發當時，布爾札維克幹部，如列寧，杜列斯基等，盛唱「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可

能論」，即社會主義，僅蘇俄一國，到底不能成功，非赤化或攻取資本主義國家，使之瓦解，在蘇俄以外，建設蘇維埃國家，則俄國革命終當失敗，此當時蘇俄之外交政策也。諸如援助被壓迫民族，廢棄帝政時代債務之聲明，杜列斯基之攻波蘭，第二國際之赤化宣傳，均當時非妥協的，戰鬥的外交政策之表現也。

一其後，戰時共產主義失敗，一九二一年，蘇俄施行新經濟政策，部分的採用資本主義，以謀復興革命後疲弊之經濟，如輸入國外資本，招聘技術家等事，均仰賴各資本主義國家之援助矣。同時，外交政策亦不變，改去昔日之戰鬥行為，而取平和的，妥協的態度，以謀獲得各資本主義國家之歡心，予以經濟的援助。列國亦相繼予以法律上之承認，復活外交關係，經濟亦恢復貿易關係，外國資本亦漸次輸入俄國矣。

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史他林繼之，史他林本為「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之主張者，即資本主義國家之瓦解，并非蘇俄革命成功之必要條件，蓋言社會主義之蘇俄，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相并立也。所採外交政策更爲和平，一九二五年，採用新經濟政策，更傾於資本

主義。而外交政策愈右傾，遂與德、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諸國，成立中立不可侵條約。

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五年計畫開始，以六百四十六億盧布資本，投諸工業，農業，交通，電化。對外貿易，謀國民經濟之發展。迄及今日，量的方面，已有相當成績。同時，發生下列變態的現象：(一)工業重在發達重工業，重工業投資占百分之七七，輕工業遂大衰，日用品大感缺乏。(二)農業重在壓迫富農，糾合中農貧農擴大「集團農場」及「國營農場」，據有農產百分之四十之富農，發生反政府運動。同時，爲擴大集團及國營農場，農村大爲動搖，農產額銳減，農產輸出亦衰。(三)對外貿易，五年計畫之五年間，因政府強迫米穀，雞蛋，肉類，及一切日用品大批輸出，輸出超過輸入約八億盧布，而米穀及日用品，愈加缺少，遂致墜入物資缺乏之窘境，以致日用品之販賣，用「券」行之。此外，共產黨之內訌，尤爲蘇俄之隱憂。史他林採用重工業政策，擴大集團農場及國營農場以後，對於黨內右傾派布哈林，魯意可夫，多姆斯基等人，極力壓迫。今春，乃起用魯意可夫爲郵電人民委員長，任布哈林爲第二次五年計

劃起草委員，謀與右派相妥協，然貌合神離，終難強合也。

蘇俄國內之困難問題，既已如此深刻。若再與外國搆釁，消費更多之現金，則財政將更紊亂，民心叛離，內訌再起，指顧間事耳。且蘇俄政府，又將五年計畫，縮短一年，預定明年十二月完成，今年爲最嚴重時期，故蘇俄須力與各國保持平和關係，避免戰爭也，故一九二九年蘇俄與波蘭，土耳其，波斯，羅馬尼亞諸國，締結平和協定，本年五月，又派李特維諾夫出席於歐洲聯合研究委員會，提出經濟不侵犯條約，其意可知矣。

蘇俄對此次滿洲事件，究取何種態度？對遠東問題蘇俄向不願參預，例如北京政府搜索俄使館事件，前年搜查哈爾濱事件，均隱忍自重，不取積極行動。前年中俄關於中東路之爭，亦全係發動於中國，不能以此責俄也。至於日俄關係，雖因朝鮮銀行問題，北洋漁業問題，小有糾紛，然亦係日本發動，蘇俄且有相當之讓步。可見蘇俄對於中日兩國，處處採取和平外交政策也。況蘇俄在中國政權中，仍屬望於華南之紅軍及蘇維埃政權，對南京及東北兩方面均無好感。由此觀之，蘇俄對於滿洲事件，必

取慎重態度，如日本不侵害中東鐵路之蘇俄利益，決不至對日採取軍事行動，或援助黑軍與日本武裝衝突之事，是又預料可及者也。雖蘇俄因售賣武器於中國，對黑省軍隊，或不無售賣之事，至於武力的援助，在現在之情勢下，殊必未也。

此文主眼在斷定蘇俄內因經濟及黨派內訌，外與中國又無好感，決不能對日採取軍事行動。最近日本外交時報半澤玉城發表「蘇俄與日本」一文，大意謂：「滿洲事變，實日俄戰爭之最後清算，日俄戰後，日本得朝鮮，并以南滿一帶為勢力圈，在當時聊足為緩和國民生活之安全瓣。然日本爾來屢屢發展，斷不許偏促於此小天地，故又須新發見國民生活之保障。……日本就國防上經濟上，非擴大其支配力於北滿一帶，不能底止。故非俄國放棄北滿之勢力範圍，而日本代之；則日俄戰爭，未到達真的決算。……此次變後，俄國名實雙方，放棄在北滿之優越，事實上默認日本之支配，日本對此，雖不能永遠滿足，然約半世紀之間，當可保障日本之發展。……要之，日本今日，始得完全建立大陸日本，將來之國策，悉以大陸日本為基準而計劃之，尤願與俄國協力以貢獻

世界平和。……」該文又言日本「……精神上已脫離既成的國際團體，自盎格魯撒遜文學解放。對於英美來襲，夙有覺悟。今後之國際的難局，雖不難想像，然日本國民之世界觀，今後將如何變更方向，應為俄國政治家注意之問題。日俄兩國，應增進此新關係，為世界為遠東而有所創造……」半澤為擁護軍部大陸政策之有名政客，且通日本政情，故所言頗可重視。充其意在讚揚蘇俄對滿旁觀，而致其廉價之秋波，藉以緩和蘇俄聯美備戰之空氣，亦可謂巧於立論矣。最近日陸相荒木在大阪之時局講演，尤為顯露。據大阪四月二十二日新聯電，國本社發起之時局講演會，昨二十一日午後一時於大阪市花井小學校舉行。日陸相荒木因係國本之理事，故到會演說約一小時半之久。演辭大要如下：「滿洲及上海之事變，已告一段落，然今後實不容再惹起同樣之事變。茲不能不努力於建設真正之和平的樂土，故若有妨害者，無論為誰，決取防禦。國際聯盟及蘇俄之企圖攪亂，或他國有何意見，實無聽聞之必要。又對於提出九國公約而騷鬧之國家，亦可斷然與以拒絕。話不投機結局惟有打架之一途。再由北滿觀之，蘇俄對極東增派四師團之兵力

，而空軍亦加以充實。現陸續集結於中，俄國境，蘇俄之真意尚未明瞭，或在風，或暴雨，殊堪注目。由是觀之，日本誠處於極多事之秋，然無論遭遇何事，對於保持滿洲之治安及與新國家協力以期實現東洋文化之建設之事，我國民於此際，應具重大之決心。希望仰戴聖旨，基於國本精神，國民一致協力，而善處此國家多事之時期。」其目中殆有與舉世為敵而不顧之意，實為代表日本軍閥侵略之真面目。而其藐視國聯，輕看美國，不辭與俄作戰之野心，可謂完全暴露矣。又東京合衆社電稱，日俄報紙雖有一部分努力主張日俄親善合作，但日俄關係頗有破裂之危險，危險原素如下：日軍部正式證明及蘇俄官方聲明，蘇俄確已集中大軍於遠東，鞏固邊防，蘇俄社會已陷於半戰爭狀態。蘇俄堅決反對用中東路運輸日軍，滿洲及歐洲各地日俄更孕育日俄軍事行動。次要衝突為日俄皆欲決定管理蒙古貿易。日本軍部頗明瞭蘇俄軍事行動，數星期前即知紅軍集中於滿洲西比利亞邊界，日本參謀本部常主張進亞洲大陸，一部分軍事家意見，在蘇俄工業計劃完成以前，進攻蘇俄，殊為易事。并能佔領西伯利亞沿海各省，及黑龍江流域。但蘇俄工業

計畫再繼續數年，彼等恐日本武力不能成功，此間參謀部，認蘇俄在西伯利亞所建設大鋼廠，為蘇俄軍事計劃中之一重要部分，日本因此深為憂慮，故亦繼蘇俄而建設此項工廠，并擬妥設立在滿洲之計畫。此項工廠大部分已於數月前購自德國，其中大部分已於過去六個月卸於大連倉庫。日方意見，須在滿洲設立此項工廠一所，抑或設在朝鮮方面。因彼等深覺滿洲一時不能安定，故不敢盡量向該地投資云云。

總括日方上列各消息，可得下列各點：
(一)蘇俄決採旁觀態度，默認日軍在滿洲之行動，除非破壞中東路，則決不採取干涉或援助中國之行動。
(二)由蘇俄嚴守中立態度以來，日本認為已看破蘇俄之弱點，公然主張日本應全支配滿洲領域，而北方蘇俄應即時放棄，所謂日俄戰役最後之清算也。
(三)蘇俄內外正在多事之秋，縱有軍事準備，決不敢與日開戰，即或開戰，日方反易成功，藉此可達到其統制滿蒙大陸建國政策。設或待蘇俄完成其工業國防計劃之後，則坐待其作大反例難制。故日方對俄毫不顧忌，處處出於挑釁之軍事舉動，職是故也。

(二)俄方之觀測 蘇俄政府方面，一

方從事備戰佈置，一方面極力揭穿暴日陰謀，同時并正重表示其最後之態度。大意在暴日如侵犯其領土，則不辭一戰，已可於前篇蘇俄政府公表之攻擊日本一文見之。而其被放逐之前蘇俄紅軍總司令，杜洛斯基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之自由週報發表一文，題目「何以蘇俄不敢與日本作戰」對於東亞大局及世界前途有極精闢之分析。蘇俄不敢與日本作戰，有三大理由，第一，德國希特拉領導之法西斯黨執政在即，若果執政，將有事於東歐，蘇俄有西顧之憂。第二，日本之佔領滿洲，主要目的在緩和和國內之革命。第三，日本之得滿洲，如西班牙之得摩洛哥然，終須放棄。文最末又云：最近法國時報一再謂可怕者非日本乃蘇俄，蘇俄顯然正在準備侵略行動。該報申述蘇俄及紅軍之弱點，仍引用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作說明。但此項解釋與事實恰相反，蘇俄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但須注意者，蘇俄紅軍乃三次革命之產物，此三次革命使蘇俄覺悟，使蘇俄領受教訓，如發生戰爭，蘇俄人民認戰爭之不可避免，及紅軍之需要。三次革命後覺悟之結果，彼等精力即成一最大之力量。遠東軍事舞台之活動，為期尚遠，日本僅在此點稍有利。其

他一切事物之最後勝利，皆在蘇俄。紅軍自身將表示較戰時革命前日軍有極大優勢，但戰事將發生於極端敵視日本而親近蘇俄之國家。如蘇俄不得已與日本戰，將聯合為民族解放而戰之中國人民同一作戰。無論軍閥統治下之中國如何微弱，二次革命巨大之震撼，政治上已準備建設中國之無量因素。數萬萬中國人民皆知如何使用兵器。如蘇俄與中國締結戰事同盟，誠日本之滔天大禍。但無論戰爭結果如何，戰事將使蘇俄經濟發生非常困難，在目前情形下，除非戰事必然不能避免，蘇俄不致作戰。況并非不能避免，自軍事觀點言，蘇俄亦無庸汲汲。滿洲問題將使日本自趨衰弱，遠東問題并不使蘇俄立即感覺危險。中東路問題并不重要，蘇俄隨時準備交還有力之中國政府，否則交還，即奉送日本作侵略中國及蘇俄之用，中國自身對於中日問題應有最後表示。蘇俄人民對於中國極表同情。綜核言之，滿洲問題，充分表現國聯之無能與矛盾。日本侵略中國，一方壓抑中國之革命，一方企圖解決自己之農民問題，緩和革命之爆發，但日本愈被滿洲糾纏，其國內之不安將愈增。滿洲將證明成功日本之摩洛哥。吾人反對蘇俄參加中日糾紛，此非

由於紅軍有弱點，但因日本必然自趨衰弱，中國必然覺悟，終有一日能於自立，即除開歐洲情形，吾人主張蘇俄無急於參加遠東問題之理由也。

又據四月二十日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報載英報君士坦丁電稱，杜洛斯基氏在馬穆拉之優林吉波島，向路透社記者談稱：「日本現時所冒之大不韙，將予其統治以致命之打擊，一如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帝俄在滿洲之冒險，危及其帝

東三省之將來(中)

嘯 沖

東省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稱為生命線的背景

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經濟的政治的加強統治東北，也就是努力使東北完全殖民地化。為甚麼要使東北殖民地化？自有其經濟上的背景。當此二十世紀時代，日本資本主義踏上帝國主義的階段，不但需要商品市場，還需要原料產地。那末，東省是個廣大商品市場，同時還是廣大原料產地，自然，這塊地方，是日本帝國主義生存繁榮的孤島。

東省蘊藏無限的石油，幾乎到處都有，俯拾即是。據東北年鑑所載：東省煤礦的儲量及面積如下表：

省別	儲藏量	面積
遼寧	一五八三	一五二四六〇
吉林	一〇一七	七三九五〇
黑龍江	三二五	三四七〇
熱河	七二〇	一〇八五五〇

東省雖無石油蘊藏，但油頁岩遍於各地，如能加以開採，則可成爲遠東石油供給地。此外如鐵礦，在全中國礦石含鐵量約達九億五千萬噸，而東北鐵礦含鐵量爲二億七千九百萬噸。除煤鐵石

國無異。」杜氏談話時，將身挺立，一如往日在俄籍軍符時博得羣衆歡迎之雄姿。氏操流利之法語談稱：「余確信縱令中國長時間不能得有力之協助，但日本情勢，無論有若何實際演變，終將愈感棘手。」氏又謂：「彼前此曾預料遠東情勢之發展，惟事件進行步調，超過余之預想，至於其趨向，則與余料想者絲毫不爽。」觀氏所言，實大足代表俄方之觀測也。(未完)

油之外，尚有金礦，更富甲全國，鴨綠江支流，松花江上游，所在多有。據最近調查：黑龍江省每年產額約八百餘公噸，吉林每年產額約一千九百餘公噸，遼寧每年產額約五百公噸，共計每年產額約萬餘公噸，值美金六百七十餘萬元。此外，如：自然鹼，滑石產量亦富，這都使日本帝國主義十分垂涎！

在農產方面，以大豆高糧爲主要品，也可以說是東省的特產，每年產額約占全世界六分之一。至於小麥玉蜀黍穀子，產量亦可占第一位。東省現在已墾的田地，據最近估計，僅二千七百萬英畝，待墾面積約四千二百萬英畝。

森林面積，尤爲廣大，約占東省全面積三分之一，在鴨綠江兩岸及中東路線與三姓附近，即有二千五百四十萬英畝，林木約計一萬九千三百四十萬立方。興安嶺內外，尙不在內。

此外，還有許多藏而未闢的富源。像這般的處女地，纔是日本帝國主義最憧憬的地域，是他最理想的生產場所，這是日本資本家所時時在念的！就其發展過程來說，東省實在是它的原料來源，與商品市場的重要區域。

我們知道，日本當明治維新前，是個典型的封建社會，維新後，開始產業

革命，這時世界資本主義已走上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在進行分割世界市場的時候，所以日本此時為免除其殖民地國家化起見，乃於短的期間加強其原始積聚的過程，促成資本主義的轉向，遂執行帝國主義政策，或模仿帝國主義行為，使第一期活潑冒險的性質，轉向第三期狂暴掠奪性質的推移。從過去歷史看來，它經過一次戰爭，其資本主義就有一度的飛躍。所以不到三十年的工夫，竟與西歐先進工業國家並駕齊驅。

可是，受自然條件限制的日本資本主義，要維持它的命運，想在滋長繁榮，勢必向外搜求市場，和原料場所。那末，它的對象，在各方面看來，只有是中國，尤其是東省。在原料方面，有工業基礎原料——煤礦石油。工業原料外，尚有農產品——大豆高糧小麥等；尚有森林。像這樣富源，自然時時誘惑着日本帝國主義。至於東省更是廣大的商品市場，尤有顯而易見的事實。

據最近的統計，日本對華輸出價格，約當其總輸出額四分之一，其中輸至東省却佔百分之四十。自東省輸入日本的原料品價格，却占中國輸日總額百分之七十五至六十。日本對東省之輸出為

：綿織物，絲織物，毛織物，麵粉，機械，器具及其他日用品。東省對日之輸入為：煤鐵，石油，大豆等。

東省不但是日本的：商品市場，原料場所，同時還是它的投資地。東北投資占着絕對重要地位，請看下表：

日本對外投資額	1,800,500(百分比)
在中國投資總額	1,700,000
東省投資額	1,500,000

日本在東北投資所獲的利潤，較其他各地為高，因東省勞工低廉，滿鐵用地，租借地及領事館所在地的企業組織合理化的原故。例如滿鐵會社每年獲純利達四千餘萬元，日本金融資本家每年從東省至少可得一億五千萬利潤，這也即是表明，從東省勞苦大眾身上榨去了這樣鉅額的血汗！

此外，就殖民方面講，東省又是日本最大的殖民地。近五十年來日本人口之增加，且其密度較世界各國為大，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然地狹多山的日本國土，是感到人滿之患，所以日本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與軍閥乃大倡以東省為其過剩人口之尾閘，執行殖民地政策，更樹立每年移民五十萬於東省的計劃，更

設立東洋拓殖會社，以獎勵日本民衆作大規模的移殖。

同時，它們在這種障眼術之下，驅使那些在國內破產的農工與朝鮮被壓迫的大眾，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隊。這樣，它一面可以緩和國內的階級鬥爭，一面攫取東省寔權。可是這種殖民政策的成績，不甚可觀，辜負了它的二十年努力。據最近調查：移殖東北的日僑凡二十四萬，韓僑達百萬左右。日僑之集中區以大連及滿鐵用地為多，且此等日僑，半數以上為官吏及與滿鐵有關係之人，因此，日本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乃高囑殖民政策之失敗，以視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日人之移住美國者人數之比較，乃有天壤之別。

日本移民東北的成績，所以不甚可觀，實以日本的農業移民，不能與忍苦耐勞的中國農民競爭之故。自此之後，日本只注意於商品輸出，原料取得與投資。嗣以朝鮮恐慌增加，復圖以大批移民移殖東省，其用意既在使朝鮮人作擾亂東省之準備，復使作佔領東省之準備，所以在田中奏章中有二十五萬鮮民移殖東北的計劃。

這樣，東省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上的價值，是提供了市場，原料資源與超

利權，及殖民所以東省就被稱為日本的生命線！因之，日本帝國主義也與東省結了不解緣！

日本帝國主義者更以東省為其政治上及軍事上的生命線。前已把日本所謂經濟上的生命線分析清楚了，再就政治上軍事上的意義來說明：

一、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奪取市場原料地以及投資場所的政策，帝國主義的生存在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以伊里基說：「殖民地是延長帝國主義壽命的源泉。」那末，東省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好的殖民地，是他的生命線，就只有拚命奪取東省，以為維持其壽命。但近幾年來，美帝國主義的資本，在東省活躍，使日本帝國主義不得不對美取攻勢，同時日本報紙也不斷的暴露日美有戰爭的危險是，我們根據帝國主義因瓜分殖民地而必然引起衝突的觀點，乃自然覺得日美的戰爭，已迫在目前了的結論。

雖然，對於這次戰爭時間和原因，各有不同的見地，但無論如何，無疑的太平洋勢必為這次戰爭的爭場。美國自歐戰後，生產合理化，商品過剩，資本過剩，這般過剩的商品和資本，都集中國尤其是東省為投銷之尾閘，正與日本

以東省為獨佔的目的衝突。因此，所以雙方整軍經武秣馬厲兵，準備不遺餘力，都待一決雌雄於太平洋。

一旦日美爆發戰爭，日本處於腹背受敵的險境，同時原料斷絕，海運阻滯，為打破這個難關，最好把握住東省，不但原料可以源源提供，軍事用品亦可用之不竭；不但使東省勞苦羣眾可以補戰時動力之不足，東省還可與朝鮮日本三島打成一片，便足可敵禦美國。

二、被日本帝國主義壓榨下的朝鮮大眾，生活日趨窮困化，因之一般勞苦大眾對於求解放的革命鬪爭，也愈演愈烈，雖然幾次革命勢力被強力壓迫下去，但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拚命的決心，不曾稍減。這實是使日本帝國主義所寤寐不安的，最感到威脅的。同時還有蘇聯在東方鼓吹并援助殖民地革命運動，所以近年來殖民地革命運動洶湧澎湃，尤其是朝鮮和台灣。

日本帝國主義為着要繼續生存下去，所以總要死力維持在朝鮮的統治，那末要使鞏固朝鮮的統治，不能不牢固統治東省。東北在日本統治之下，一方面可以鎮壓朝鮮革命運動；一方面可以作為防禦蘇聯宣傳共產東漸的防線。

三、地主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走狗

田中義一，在滿蒙積極政策奏章中曾這樣說：『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似這般橫吞世界的氣概，已盡其無恥之極了。實則正是帝國主義的企圖。原來，東省是窺探西比利亞的門戶，西比利亞也蘊藏着：煤，鐵，金，石油，還有森林及其他原料。所以當蘇俄在革命期中，日本帝國主義出兵西比利亞，思圖指染這塊廣大土地，以作為殖民地。它曾這樣幻想：在赤塔至海參崴間鐵路沿線設立鐵工廠，軍械工廠，彈藥廠，木材工廠等；并且在阿穆爾，沿海省，沙加命各地敷設十二條鐵路的計劃。

可是當一九二二年前後，蘇聯工農政權漸臻穩固，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覺得他的希望難達到，它的野心不得逞，只得撤兵西比利亞，它的計劃沒有成功，可是終不放棄，倒時時在設法促其實現吧！到底能實現嗎？寧非愚蠢！（參考：日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之概況）

四、東省界於中日俄間，而在東北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又是：日本，美國，一旦太平洋戰爭發生，那末東省就是必須取得的根據地。現當太平洋上風雲瀾漫，日趨於險惡之時，日本帝國主義自然視東省為軍事重地。有這個地方，可

以進攻蘇聯，可以保護旅順軍港，而作為支配華北之根據地。至於在戰時原料的提供，食品的接濟，軍用的供給，都是有賴於這塊地方，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纔要佔領東省而鞏固其統治。

綜觀以上情形，便可瞭然於日本帝國主義所謂東省是其生命線的意義了。

春潮（二續完） 劉水

「反正也活不好，我們就拿命拚；看誰怕誰？」

「若不把這羣東西弄乾淨了，我們是沒個過日子的！」

「他媽的！日本人頂不要臉，娘們兒都不穿褲子，還欺負人！誰怕他們就是婊子養的！」

嘈雜的人語，揉成雄渾的一片。他們都好像說幾句斥罵的或豪壯的話才覺到痛快似的。人誰也不畏縮氣餒，將平素柔順得近於怕事的心理為這目前切身的災害消磨淨盡了，再不徘徊，再不躊躇，人人都抱着抵抗的決心，那怕是傷身流血，他們也決不顧惜！高度的壓迫和侮辱，是將他們從安靜的生活裏牽引到狂飈的生活裏面來了，他們祖若父所遺積下來的委屈痛苦，是都要在這一朝洗

滌無餘，這是他們翻身的機會，這是他們脫却為人奴隸的開始！

為人領袖的陳中和趙三爺，站在較高的處所眼看著這一羣氣勢洶湧的大眾，心中是又淒涼，又悲壯！他們有踏在生與死的邊沿上的感覺，為着生的留戀，為着死的厭憎，他們是必需有一場惡的爭鬥！死！那可詛咒的死啊！是從他們靈魂裏激發出一種剛強的力量，將他們多少年來的含羞忍辱都化作怒恨了！他們不能在這小村中偷安一點而再憑任敵人的剝削，他們一定作殊死戰去取得民族的自由與精神的解放！

「先殺那個日本？」
趙三爺這樣地問，他以為這樣才最能洩恨。

「萬不得已，一把火都燒死了罷！反正我們是不怕再多惹事，如果他們逃了一個，也必有報復那天，倒不如給他們斬草除根，暫時還安靜幾日。太平日子在石前是不能有的，我們最大的責任，是要喚起一村的人，一縣的人，以至於全東北的人！那時節，大家起來，共同去和敵人拚命，才會成功！」——你說呢？大哥！——陳中憤慨地申訴着：他比趙三爺更激進一步。

「是這樣！所謂抵抗，決不是某村某縣的事，我們是需要全東北的民衆！在目前，我們不惜流血，不惜死亡，不惜用殘忍的手段！我相信一定有光復那一天的！」

因為他們談話聲音的較大，村人都圍攏着來靜聽了。趙三爺見到這情形，就擺着手勢，將說話的。氣轉向大家：

「日本來到我們村中種地，這簡直是拿我們當亡國奴看待，我們一定要驅逐他們，我們一定和他們幹！地是我們的，為什麼他們要種？像這樣地欺負我們，我們能忍受麼？我們應該為他們的殘殺侮辱虐待而覺悟了！我們都豁出去我們的命，無論你的，我的，任何人的，我們是要拿這一條命挫他們的銳氣，降他們的野心！那時節，死去的人，有死去的光榮，沒死的人，有沒死的快樂；邁着安定的生活，當着自由的人民，再不受敵人的壓迫！」

「幹哪！」
「一定不當亡國奴！」
羣衆大聲地呼喊着。他們想到有地自耕的歡喜，是都有英雄般奮不顧身的犧牲了。他們都想殺一個敵人，他們都想用一點殘忍的手段去盡自己的責任，他們更都想由流血中達到自己希望的幸福！民族的意識，國家的觀念，是在

這大的人羣中沸騰起來了；這意識與觀念的強烈，能磨碎堅硬的鐵，能抵抗銳利的白刃，更能使携着死亡與殺戮的槍彈變作無用！——一向過着渾昧生活的農民是覺醒了！

趙三爺見到人們的激憤，他自己的興奮是又加了幾多，於是將語氣更放得沉着，把今天的計劃就說出來：

「大家既知道了日本人的可恨，我們就得想對付他們的法子……」

「都殺死了罷！王八操的！去年我們教他們殺死的人太多了！」

有人高亢地喊着，聲音像是趙方說的。

趙三爺剛又開口，驀地人們嘈雜起來，有的還散開去了。追逐着，斥罵着，喧嚷着，一種壯烈的聲音響徹了全村。

他舉目看到人們跑去的所在：原是那倭奴又率着朝鮮人從這里經過。他再回頭望了望陳中，他們倆都勝利地微笑。

「他媽的，這跑呢！歸終是一個也跑不了！」

「有落到我們手裏的時候呢！」

「這鬼子，把鬍子剃得溜光，死時不用刮臉了！哈，真他媽的知道好歹！」

「高麗真怪：老穿白衣裳，像帶孝一樣。這次給他們自己先帶孝了！」

「……」
「……」
斥罵與嘲笑的話語，亂紛紛地從人們的嘴裏說出。

陳中與趙三爺看着那些俘虜的動物，心中多少地充滿着光明。那乞求的眼睛，那哀憐的臉，是都表示着無窮的醜態與卑鄙！然而想到從前的蠻橫處，陳中是又憤然了，他對大家說：

「這次是將人都抓來了，不過日後的，事還不知正有多少，我們是要永久努力，萬不能虎頭蛇尾地就這樣放下！」

「一定！」

「來多少日本大，我們都殺淨他！」
「一直到他們不敢來，才算完事！」
這樣幾個聲音像石頭似的擲了過來。

「大家現在的意思是怎麼弄他們？」

陳中又問。
「埋了！」

「埋到他們挖的那坑裏去！」

於是不等陳中與趙三爺的回答，大家便將那些東西像死狗似地曳着走向南下坎去。鍊與鐮的聲音代替了進行的鑼鼓，呼喚與狂歡的聲音代替了勝利的凱歌。這聲音，波動了鄰近的村，波動了鄰近的縣，以至於波動了整個的東北！抗日的運動已高漲與迷漫了，增加了

高度，增加了闊度。到處飄着為公理與正義而高揚的旗幟，到處染着為公理與正義而犧牲的碧血！
(已完)

本報啟事一

本報自出版以來即特別注意介紹東北消息，以供關心東事者之參考，當蒙 讀者欣覽。茲本報在瀋陽吉林長春濱江等地，均已特約專員通信，務求採取詳實而有系統之資料，逐期繼續刊布。爰自下期（第十四期）起，特闢「東北通信」一欄，至希 讀者注意！

本報啟事二

本報承各界人士踴躍投稿，無任欣感，惟限於篇幅，未能隨到隨刊，不免稍有積壓，且恒因時間性的關係，不能不有所割愛，統希 原諒是幸！